

General
Education

文學與人生

李慕如◎著

... to reach the place, the girl leaves Ren skin on
... become, climbs up low flights without losing Ren
... here, she improvises a sauce... She knows in a few things
... dendron honey and mayonnaise. She prepares the food
... area the sauce to simmer, runs her tongue along
... at last

李慕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永達技術學院教授

文學與人生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與人生 / 李慕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2004[民 93]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11-3461-9 (平裝)

1. 文學

810

92019821

IXS4

文學與人生

作 者 李慕如 (97)

編 輯 張明惠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 : 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 : (02)27055066 (代表號)

傳 真 : (02)27066100

劃 撥 : 0106895-3

網 址 :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 wunan@wunan.com.tw

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 刷 2004 年 2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500 元

有著作權・請予尊重

自序

太史公司馬遷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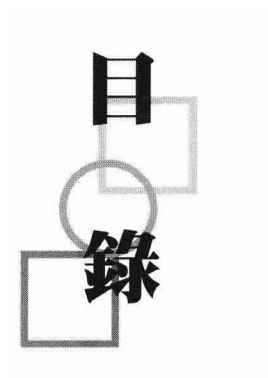
文學既是人類珍貴的資產，究如何與人生接軌？君不見多讀文學作品，自可見識廣遠、人生豐碩。時至今日，人多追逐物質文明，常遺忘在文學領域中馳騁，藉以吸取前人的生活經驗而豐富我們的精神。

本文試由古今詩文中檢索文學作品的字詞篇章，且由其理性、知性、感性、物性、乃至人性、悟性等面，始末、經緯、說講、累積、彩繪、傳真、彌綸人生，終而試能引導、通透、風雲人生。

文中例舉之篇章，乃筆者教學數十年，心有感悟之作，企能引起讀者反覆思索之回響與共鳴，或先進之指引與斧正。

李慕如

二〇〇三年九月於靜遠閣



自序／i

導論 文學的價值／1

第一章 以文學之
字性 始末人生／15

第二章 以文學之
詞句 經緯人生／61

第三章 以文學之
篇章 彌綸人生／101

第四章 以文學之
運轉 說講人生／147

第五章 以文學言 **理性** 引導人生／177

第六章 以文學言 **知性** 累積人生／223

第七章 以文學言 **感性** 傳真人生／271

第八章 以文學言 **物性** 彩繪人生／319

第九章 以文學言 **人性** 風雲人生／359

第十章 以文學言 **悟性** 通透人生／413

結語／455

參考文獻舉要／457

導

論

文學的價值





壹

定義

文學是什麼？各家視角認知，並不相同。由先秦的孔子，魏晉六朝的曹丕、劉勰、蕭統，唐朝的白居易，乃至民國初年的章太炎，各家皆異。西方華舍斯特、維納、普斯奈特、韓德、日本本間久雄等所言，亦不一致。以下試由廣義、狹義二者以言：

一、自廣義言

或泛指一切學術。分言即：

1. 《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文學」乃泛指學術文化。
 2.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3. 《韓非子·六反篇》：「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4. 《史記·太史公自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 或泛指著作。

1.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二、自狹義言

2. 美國華舍斯特 (Worcester)：「文學乃是用文字書寫而保留於書面之學問、知識及想像的結果。」
3. 法國維納 (Vinet)：「文學包涵向他人綜合表現自己的一切著作。」

指文學作品，能使讀者共鳴的純文學作品，有多人指稱。如：

1. 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2. 蕭統《昭明文選·序》：「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
3. 《三國志·王粲傳》：「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君植，皆好文學。」
4. 曹丕所稱「文章」、蕭統所稱「辭林」、《三國志》所稱「文學」，皆指狹義的文章作品。
5. 英國普斯奈特 (Posnett)《比較文學》：「文學是包含散文和詩的一切著述，旨在娛樂最大多數的國民。」
6. 美國韓德 (T. W. Hunt)《文學原理及其問題》：「文學是思想經由想像、感情及趣味，而以文字表現出來的。可為讀者易於理解並感興趣的。」
7. 日本本間久雄說：「文學是通過作者的想像、感情，用文字表現，而訴之於讀者的想像、感情，給予美的滿足的。」



文學的價值

文學的奧妙在使有限的人生推向無極。人常問我何以愛書如此，我會說：「可以多活好幾輩子呀！」我常夢想著擁有以書為牆的斗室，也最愛沈潛涵泳在太史公司馬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世界裡。蓋正可至《文心雕龍·神思》篇所謂：「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在有限時空中，我們的精神即可思接千載，視達萬里。

文學與人生，究竟有什麼關係？前人述之已多。以張健《文學概論·文學的定義與價值》、胡仲權《文學概論·文學的特徵與價值》、沈謙《文學概論》等最精賅，今參以己見，闡述於次：

一、文學可以開拓人生的黃金世界

十六世紀英國詩人席德尼 Philip Sidney 曾說：「這個世界原是銅鑄的，是詩人為我們打造成黃金世界。」在摸索和磨鍊中，文學豐富了生命——開拓心胸、磨鍊意志、美化心靈，在充滿感官刺激的俗世中，我們終於尋到一方淨土——使人沈醉的文學。

二、載道說

由強調文學之社會功能言，則文學可以經世與教化。

即從孔子《論語·陽貨篇》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影響後代甚鉅。

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摯虞《文章流別論》：「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自先秦至魏晉，乃至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的〈原道〉、〈徵聖〉等，莫不重此。

今人王鼎鈞《我們現代人·序》中將文學作品即分為兩類；一類是能滿足社會需要，負有使命感的。（另一類則只為歡娛別人、滿足自己的需求。）以下試由載道、自娛娛人，分述：

載道說——以為文學價值在維護道統，提倡倫理道德教化。以下由古文家、理學家分言其言文與道：

1. 古文家論文與道

柳冕以為「文章本於教化」。（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書）云：

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

柳冕以教化為標準，主張文道合一，為韓柳古文運動之先驅。

韓愈《昌黎先生集·題歐陽生哀辭後》：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文學主張「文以貫道」，因文見道，因道造文。〈答李翊書〉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仁義與詩書即文道合一。韓愈致力於古文，設教多方，其所貫之道，指儒家傳統倫理道德教化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之道。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

柳宗元亦重文、道並重。故韓、柳二人同重儒道（韓排佛老；柳則無排他性）。然韓之於道多沈潛於仁義詩書；柳則在羽翼夫道。

歐陽脩〈與張秀才第二書〉云：

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

又在〈答吳充秀才書〉云：「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云：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

2. 大體而言，歐、曾等宋代古文家的文論，主張是「蓄道德，能文章」兼重道與文。理學家論文與道

宋代周敦頤《通書·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沉虛車乎？文者，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

周敦頤雖主張「文以載道」，道重於文，然而並不廢文。至二程，則進言作文害道之說。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云：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為文亦翫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二程以為，有德者必有言，無事於文。故學文則害道。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即云：「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程顥《語錄》更強調「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為害。」皆言道害於文。

南宋朱熹，集理學之大成。《朱子語錄》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於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

由以上，比較古文家與理學家之文學主張，基本上都在道德與教化。然而，古文家的貫道說、明道說，皆以道必藉文而顯，文與道同重。理學家的載道說，文乃道之工具，則明顯地重道輕文。

再則就理學家而言，同樣主張文以載道。如周敦頤雖重道輕文，然亦不廢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程朱則認為作文害道，以文貫道，是本末倒置。

文以載道的主張重經世與教化作標，到理學家的心目中，已是重道輕文。在「文」「道」何者輕重中，已以「道」不容忽略，蓋「文」者能揭道，能教化。

又有以文學價值在促進社會改造。如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雪萊 (Shelly) 《詩辯》..

一個偉大的民族覺醒起來，要對思想和制度進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詩便是最為可靠的先驅、伙伴和追隨者。

三、文學價值在感人、娛人

中國歷代學者文人，多著眼於文學能感人娛人，其產生之效用不可思議。蓋人為萬物之靈，文學能使人得心靈幸福，精神愉快，激發同情與同鳴。鍾嶸《詩品》云：「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後來文人，說法紛紜。如梁蕭統《陶淵明集序》：

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讀陶詩可去消名除利，甚而使貪夫廉潔、懦夫奮起。茅坤即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云：

「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舍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力鬥；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文學之感人，心同此理者，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明徐禎卿《談藝錄》：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荊軻變徵，壯士瞋目。」



徐氏論文學感人至深，當荊軻刺秦王，易水送別，荊軻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慷慨悲涼之境，人心同感。唐駱賓王〈於易水送友人〉詩云：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兩千餘年來，河北省易水，無論寒暑，豈非時透「寒」氣？再如文天祥的〈過零丁洋〉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亦令人感奮，又明代的嚴衍《資治通鑑補·自序》云：

肆力於司馬公通鑑全書。怒而讀之，躍然喜矣；憂而讀之，欣然樂矣；躁而讀之，悠然恬矣。容或有終日不食之時，未有終食不讀之時也。

讀史書，如此令人感動，值得玩味。而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強調小說對人心之影響，有熏、浸、刺、提四種力量，可謂至矣。又黃永武在〈詩與生活〉中云：